



Yan Bo: Paint A Creature

闫博：画画就像造肉

对于抽象绘画，有种危险性，评论家 Jerry Saltz 曾撰文《墙上的“僵尸”：为什么许多新抽象主义作品看起来如此类似？》讽刺了抽象绘画创作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受藏家欢迎的原因很大程度是“装饰性”，沦为了现代化公寓的室内装饰品。如何避免抽象画的“僵尸化”，闫博给出了答案。



简洁是一种美德，尤其是包括了复杂的简洁。闫博的画和看闫博的画，都是简洁的。这些如果允许我称为天真烂漫的作品，散发着马蒂斯的乐观，马蒂斯被闫博称为一个俏皮的实在人。在绘画的历史与观看图像的历史被当下无所不在的视觉所多少消解的时候，闫博是一个轻松对待绘画、懂历史却不背负它的人，这也可以从他的画看出来，看这些画让人轻松愉快。

这些既没有标题，也没有具体内容的多样形状与颜色的画，你可以称之为抽象的，同时也是物件。画板上堆叠了厚厚的好几层颜料，这些颜料被打磨过，表面有光泽，是类似蜡笔的质感，殷双喜还将此比作“包浆”。画板的形状不一，既像小儿稚拙的随手圈画，又仍能隐约呼应日常的事物；比如一幅用了拼接色的长条形的画，有点像飞机，又有点像袜子。这些不指向特定形象的形状，让形状的边界模糊起来，打开了可能性。

这些形状用于画作，在今天，让我们得以像闫博一样轻松地回顾艺术与观看的早期历史。无论是阿尔哈曾所提出的体验——即大脑只能看到早先已“确认”的外观，还是亚里士多德和达·芬奇都写到的关于在墙上的斑痕中看到动物或人物形象及场景的观察，或是弗拉维乌斯·菲罗斯特拉图斯(Flavius Philostratus)关于在云层中看到各种形象的说法，再到如今当代艺术似乎越来越把观念和观看分离开来；只要视觉仍是大多数人最主要的感官，在面对艺术时，我们就仍须考虑并应对观看与识别。亚里士多德说：“我们之所以乐于观看图画，就在于当我们进行观看时，我们试图认知并推断每种事物究竟是什么，如‘这就是某某事物’(that is that)。”在《雕塑论》(De Statua)中所说的：“可能偶尔在树干、泥块或其他无机物中看到了某种形状……通过不断矫正和改善表现特殊物体所需要的线条和表面，他们(指艺术家)实现了自己的意图，与此同时，他们还从中获得了乐趣。”

闫博曾说：“如此，以我眼睛识别的能力来看，依次是：色彩、造型和材料的质感。以与我心灵的默契来说，是质感、色彩和造型。我看任何东西包括一幅画，也都是在这个视觉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因此，我画画一般也遵从这个规律。”这种对待绘画的平和态度，以及把绘画作为艺术形式的合法性视作天然的态度，和他画画的态度一致，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反焦虑的；如果有人认为这只是传统的或装饰性的，他大概也会不以为然。

闫博在学习绘画之前学的是平面设计、装潢，这或许让他在工作逻辑与方法上同其他人不太一样，包括求学的时候就接触了视觉心理学。艺术的技术，如果掌握了这样的技术的人被称为艺术家，那么他们是否也就是思考并研究视觉的本质以及我们和世界的关系的科学家？闫博画了30年，中间有过鲜明固定的

风格，然而因其限制了可能性而停了一段时间。他认为每一件作品都要有属于它的性格、结构、材质、颜色。从2001年入学央美后，他做了大量材料实验，仅颜料就包括堪培拉、丙烯、矿物质和树脂等。随后，他针对材质的发色方式做了大量实验，通过画很多层再打磨，达到由光的折射造成的不同的透明度。与其说实验的对象是材质，莫如说是眼睛。神经生物学家玛格丽特·利文斯通(Margaret Livingstone)就在著作中专门研究我们的眼睛和大脑如何将不同波长的光翻译成色彩与形式，以及艺术家如何利用他们发现的技巧创造出独特的色彩效果与空间错觉。

闫博的方法则是试错，做很多遍，“每一遍做的时候都知道这东西不是”。画很多遍，画面的效果是经由时间与材料共同叠加并消磨的过程，在透明与不透明之间寻找一个可显现的点，不能比它透，也不能比它厚。“还有一个，不能太玻璃化；我需要它能有抵抗时空的感觉，像石头、玉、陶瓷。”闫博清楚地认识到不同材料所对应的不同的心理属性，比如石头天然的花纹或上好陶瓷的胎体。“用反复刮白打磨的方法，让画面感觉更丰富，打磨的时候能留下前面几十遍做过的东西，但又能透出下面那么多层的色，这种发色方式是色层叠加。还有一种色彩空间混合的方式，色点和其他色点形成空间的混合，就像点彩那种。于是总体上光在折射反射很丰富的层次。”

闫博是北京人，父亲闫振铎也是一名油画家，父子俩也经常谈论绘画，不过终究绘画是一个人的创作。看王宝强主演的《士兵突击》，他用剧里的台词“不抛弃、不放弃”自勉。这是一个我们熟悉的艺术家的形象：在工作室中，独自一人，被各色颜料、工具与画布包围，长时间地埋头苦干，直至遇到千分之一的“对”的机遇。闫博说自己动用了能找到的各种工具，牙科、雕刻、食品加工、织物等。相较上述实验的严谨繁复，画面形状的产生则相对随性。画板是闫博交给工人做的，给工人的画板形状经常是现场随手勾的轮廓。他笑说每隔一阵运来一车画板“都是对手”。

如果上述实验更多是手工活儿，那么画什么则更多是心灵活儿，最终，画画是心手合一，“把很多很矛盾的东西混合在一起……我想去把自然的质朴和人的质朴相结合，把飘逸的东西和沉稳的东西相结合。”或者，对这些画来说，内容和形式也是合一的，因为闫博追求表现的是那种让看的人感觉相对永恒的东西，他试图通过画把瞬间的东西永恒化；而这并不是因为画能把东西永恒化，而是因为他认为人们想看让自己产生永恒感的东西。他对画的材质效果的追求，恰恰是对塑造这种永恒感的观感印象的追求，让他的画变成一块有光泽、有痕迹、敏锐而富有吸引力的“肉”，而他则得以“小小地体会一番造物的快感”。

一念之差 | 闫博个展
地址：香港狮语画廊
时间：2017年1月19日～3月8日